

外国对中国的研究

内部资料

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 学术资料研究室译

外国对中国的研究

供内部参考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译

(供内部参考)

外国对中国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67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257

1966年5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14千字

印张 5

印数 1—2,200册

定价: (9) 0.60元

前 言

本書是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編印的“亞洲經濟研究叢書”第45輯，名為《海外的中國研究的最近狀況》。亞洲經濟研究所是由日本財閥出資在政府監督下於1958年12月成立的，它的研究對象是亞洲的經濟和與此有關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它編印的資料除了本書所屬的“亞洲經濟研究叢書”之外，還有“調查研究報告叢書”、“研究參考資料”等。

本書編者是一橋大學教授村松祐次，他根據1957—1960年在美国和歐洲各國所作的實地考察和蘇聯的有關文獻，概述了有關歐美各國對中國研究的情況（研究的組織、人員、研究內容、研究傾向、特點等）。

書中有些提法和看法是不正確的，僅供有關單位內部參考。

因為本書沒有論及日本對中國研究的情況，所以又從蘇聯《亞洲人民研究所簡報》第66輯（1963年出版）中譯出T. B. 維諾格拉多娃的《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機構》（姜筱綠譯），附在本書之後。

由於本書譯者水平有限，錯誤在所難免，望學術界人士多加指正。

本書由王敦旭（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龔仁鼎（第二章）、石軍（第三章）譯成。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資料研究室

1965年5月

序

這本書是亞洲經濟研究所1960年調查研究計劃的一個項目，由我們委託一橋大學教授村松祐次先生編寫的，現在作為“亞洲經濟研究”叢書第45輯出版。這本書也可以說是本所上次出版的板垣與一先生（一橋大學教授）所編寫的《歐美的東南亞研究》一書的姊妹篇。

有關現代中國的研究雖然一年比一年興盛，但是看一看中國研究在世界各地的進行情況，便知除開中國本身而外，大部分是在美國、蘇聯和日本進行的，其他國家，只不過在西歐各國、東歐一部分國家和印度多少進行一些而已。

這本書里，首先用第一章分析了全部中國研究工作的最近動向，然後用第二章以下各章，從組織、人員、研究內容、研究工作傾向和特徵等方面來闡明了除中國和日本以外各國的中國研究工作的狀況。特別關於美國和西歐各國的狀況，是村松教授以1957至1960年歷訪各地大學和研究所進行實地調查的成就為基礎，再補充以後來發生的各種情況編寫而成的。

這本書不但弄清楚了外國的中國研究工作的狀況，而且弄清楚了外國對新中國的評價和政策，以及中國本身存在的各種問題。對於研究中國的人員自不待言，就是對於廣泛關心現代中國的動向的所有人們說來，這也會成為難得的資料。

最後，對為我們寫了這本書的一橋大學教授村松祐次先生再一次表示謝忱。

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 東畑精一

1963年3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全世界的中国研究及其最近动向	1
第一节 中国研究的地区分布和本書的结构	1
第二节 研究中心之向美国和苏联的轉移	3
第三节 世界政治經濟变化及其在中国研究上的反映	8
第四节 同时产生的問題范围和研究项目的变化	15
第二章 美国的中國研究	25
第一节 历史背景和一般趋势	25
第二节 美国的中國研究方面的研究机关、教育机关、圖書館、 学术杂志	37
I. 研究(教育)机关——东部	37
II. 研究(教育)机关——中部	50
III. 研究(教育)机关——西部	53
IV. 圖書館、档案館、美術館、学术杂志	62
第三节 美国政府关于有关中国的調查及資料发行的活动	65
I. 国务院新聞調查室	66
II. 国务院圖書館	67
III. 国务院历史司	68
IV. 国务院对外調查及出版处	68
V. 美国新聞处、美国新聞局情报研究处	69
VI. 农业部、人口調查局	69
VII. 陆軍外国語学校	69
VIII. 对外工作研究所	69
第四节 美国最近的中國研究动向、現代中国研究會議、現代 中国联合委员会	70

第三章 苏联的中国研究	75
第一节 历史背景和一般趋势	75
第二节 苏联的中国研究机关、教育机关、图书馆、学术杂志	79
I. 研究、教育机关	80
II. 研究资料的收集和图书馆	85
III. 有关远东、中国的杂志、期刊	87
第三节 苏联的中国研究的成就、现状和动向	89
I. 苏联的中国研究的各部门	89
I. 国际关系史研究部门	91
II. 远东史和中国近代、现代史部门	96
IV. 其他部门	102
第四章 其他各国的中国研究	108
第一节 英国的中国研究	108
I. 英国的中国研究的背景和最近趋势	108
II. 主要的研究机关、教育机关、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成就	112
第二节 法国的中国研究	118
I. 法国的中国研究的背景和一般趋势	118
II. 主要的中国研究机关、教育机关、图书馆和学术杂志	122
第三节 德国(包括东德)的中国研究	127
I. 德国的中国研究的背景和一般特点	127
II. 主要的研究机关、教育机关、图书馆、学术杂志	129
第四节 其他各国的中国研究	132
I. 荷兰	132
II. 瑞典	133
III. 意大利	133
IV. 印度	133
第五章 結束語	135
附录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机构	136

第一章 全世界的中国研究 及其最近动向

第一节 中国研究的地区分布和本書的结构

所謂中国研究,就是說不仅是注視日新月异的現代中国的政治动向和經濟动向并加以分析和記述的研究,而且是包括企图从人文学上来理解中国語言和文化的整个研究。目前世界上从事这种中国研究的地方,从广义上說,除了属于欧美范围的日本、美国、西欧各国和属于苏联范围的苏联、东欧少数国家之外,大概就只有本来是中国一部分的香港、台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了。羅馬[这里設有远东研究所(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就欧洲說来,該所距离亚洲最近。請參照第四章。]以东,經過中近东、亚洲南部和东南亚到香港,在这一个广大的亚非地区里,最近对中国虽然越来越感到很大兴趣,但是好像还没有从学术上研究中国、从思想上作出总结的那种余力、設備和人材。但印度是唯一的例外。印度在新德里設立了国际問題研究所(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w Delhi),略微有組織地进行包括中国在內的远东研究工作,并且担任关于这个領域的博士課程的教学工作。战前法国在河內設立了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进行包括中国地区在內的远东学术的研究工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它的本部便即時撤回巴黎了。

而且,就連印度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刚刚开始对中国

和日本的研究。能够看懂中文的印度学者，人数也是寥寥无几。因此谈到对中国的研究，还得說刚才举出的四个地区——西欧、美国、苏联、日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这本书之所以从第二章起叙述除日本和中国以外的这些地区的研究工作，特别以較多的篇幅来叙述美国和苏联，也是因为想要如实地反映研究工作的地区分布情况的緣故。

首先将全书分为四大章，用第二章和第三章来考察代表欧美地区和苏联地区的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工作情况。也就是說，第二章叙述美国，第三章叙述苏联。接着，想在第四章里談談其他各国，即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西欧各国以及印度等。并且想在包括这一节在內的第一章里指出整个欧美和苏联地区战后学术界情况的变化及其动向。

我从1957年到1960年周游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几乎遍訪了下述各地区之中欧美方面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所。但是在这方面，事态也是瞬息万变的，例如美国1960年以后的研究机构的合并等等，就完全是我离开美国后发生的新現象。幸而来日本留学或者游历的居住在美国的学者不少，因此我尽量向他們詢問美国最近的情况，并且把它写进这本书里。然而，当这样写下去的时候，我仍然害怕这本书会立即变为陈旧^①。至于苏联地区，我連去也沒有去过。这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完全是我坐在書桌前，仅只根据斯卡契科夫的《中国書目》新旧两版和几篇关于苏联

① 本書的稿子写成以后，未过一年，我在外务省的援助下又得到了訪問美国和欧洲的机会。但是，从1962年8月到10月，在我第二次遍訪这里列举的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各中心的时候，恰值夏季休假期間，各处的同事們都不在原地，或者到山中別墅和海滨休假去了，或者到亚非地区的現地进行工作。尽管这样，我也把本書作了修改，好与我所見所聞的一些新情况相吻合。

学术界情况的論文，以及从一桥大学經濟研究所資料部借来的俄文有关書籍写成的。該所資料部收藏的这类書籍相当丰富。最近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五次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虽然也有許多日本学者到苏联訪問，但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人写出关于苏联的远东研究工作的完整的报告，因此暫先把我查出来的資料写下来。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請求各方面人士指教，对于不够深入和叙述不平衡的地方自不必說，就是对于細節上可能产生的某种錯誤也想加以糾正。对于苏联的学术界情况和研究工作，如果不再多加以注意，我們的看法便会跟不上了。此外，我为了写这本书，曾請求市古宙三、小原正治、山本达郎、坂本是忠等先生給了种种教导。并且，关于美国学术界的情况特別是最近的变化，承蒙阿瑟(F. Arthur)、賴特(Mary. G. Wright)、巴頓(Peter Berton)、施瓦茨(Benjamin Schwartz)、韦尔伯(Martin Wilbur)、吳文津(Eugene Wu)、楊联陞、刘子健(James Liu)等先生从各方面賜教。對他們表示謝忱。不管从什么意义來說，我也不是想推卸任何責任，而只是深表謝忱。

第二节 研究中心之向美国和苏联的轉移

不言而喻，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当中，除去在广义上本来属于中国文化范围的日本和朝鮮半島而外，西欧各国开始研究中国最早。特別是法国，其次是英国、荷兰、印度和其他国家都在18至19世紀之間先后建立了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心。帝政时代以来的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止，仍然不得不忍受作为西欧文化边缘国家的待遇。而且，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段时期里，大概由于处理迫切的国内問題，研究工作甚至不可避免地中断了。至于美国，开始認真地研究中国是在

1927—1928 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以后，在国家援助下进行真正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事，而且同战后《中国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 华盛顿 1949 年出版)的发表相隔不久。美国对中国进行的历史同西欧怎么也不能相比，同俄国比较也非常浅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以西欧为中心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中国研究的中心迅速地从西欧向美国和苏联移动，发生分裂，形成了两极。

看到下列文献目录，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往昔中国研究的业绩是多么集中于西欧，同时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西欧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这些文献目录是：

最古老而最庞大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总览——考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巴黎 1904—1908 年出版)和该书的补遗(Supplément et index, 巴黎 1922—1924 年出版)，以及为美国人使用该书而编的索引《考狄编中国书目著者索引》(Author Index to the Bibliotheca Sinica of Henri Cordier,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远东图书馆 1953 年出版)。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图书管理员袁同礼继承考狄的事业，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止的西方图书(只限于单行本^①)补充进《中国书目》而编成《西方的中国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Far

① 据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正在进行编纂《中国书目》的续编这一大事业，大致上已经完成。

Eastern Publications,耶魯大學 1958 年出版)。

此外還有收集了上述各書未編入的俄文圖書和論文的斯卡契科夫的新舊兩版《中國書目》(俄文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單行本和論文目錄)。即 1932 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出版的 1730—1930 年的《中國書目》和 1960 年莫斯科出版的《中國書目》。

我們即便不去馬可波羅的故鄉威尼斯和耶穌會派傳教士的梵蒂岡,而只訪問巴黎、倫敦、萊頓、柏林、馬爾堡、慕尼黑等地,也可以看到各地收藏的大量書籍^①,可以說這是過去輝煌的中國研究史的余輝,很可以從這些書架中看出往日的學風、教學方法和研究方法來。

① 西歐的大圖書館將在敘述各國情況的章節中分別談到,茲汇总列舉如下:

(一)巴黎

(1) 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2) 國立現代東方語學校圖書館(Bibliothèque, 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3) 巴黎大學高等中國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 études chinoise, Université de Paris)。

(二)倫敦及其附近

(4)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5)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 劍橋和牛津大學圖書館(Cambridge and Oxford University Library)。

(7) 倫敦教會檔案保管所(Archive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8) 公開記錄館(Public Record Office)。

(三)德國

一、西德

(9) 馬爾堡西德圖書館(Westdeutsche Bibliothek, Marburg)。

(10) 慕尼黑拜恩國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二、東德

(11) 柏林德國圖書館(Deutsche Bibliothek, Berlin)。

但是所有这些地方仿佛都渐渐地成了中国研究和远东研究的“古迹”。目前研究工作的中心正在迅速地向美国和苏联移动，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①、馬薩諸塞州肯布里季、紐約、西雅图、伯克利、帕洛阿尔特、洛杉磯^②等地的重要性逐渐超过巴黎和伦敦。因为英国和法国虽然也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研究，也努力培

曾因收藏中国图书丰富而著名的法兰克福图书馆，为战争破坏，尚未复兴。莱比錫图书馆（Universitätsbibliothek, Leipzig）战前的书籍也全部烧光。柏林普魯士国立图书馆（Preussische Staatsbibliothek, Berlin）在战前是德国最大的收藏东方图书的图书馆，现在分裂成被美軍接收的部分（馬尔堡）和被苏軍接收的部分（柏林），仍然是德国最大的两个东方书籍图书馆。

（四）萊頓

（12）萊頓中国研究所（Sinologisch Instituut, Leiden）。

① 先列举苏联现有的主要东方研究中心如下，詳細情况請参看后面第三章，

（一）莫斯科

（1）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2）国立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研究所。

（二）列宁格勒

（3）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部。

（4）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三）塔什干

（5）塔什干东方学研究所。

② 现将美国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列举如下，詳細情况請参看后面第二章，

（一）东部地区

（1）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 Mass.）。

（3）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4）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部中国处（China Section, Department of Orientalia,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5）耶鲁大学历史学系（History Department,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

养人材、調整研究工作和建立研究单位^①，但和美苏两国由政府努力发展起来的規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6) 馬薩諸塞技术研究所国际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二) 西部地区

(7) 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for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lif.)。

(8) 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

(9) 华盛顿大学远东俄国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

(10) 南部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1) 兰德研究所 (RAND, Santa Monica, Calif.)。

此外，現在多少进行一点研究工作并且将来有扩大希望的，有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执安大学等。据說历来专心研究东南亚的康奈尔大学，也正在計劃发展中国研究工作。

① 旧有的中国学(Sinology) 研究中心将在后面章节中叙述，有希望成为新的研究中心的，只有下列几处：

(一) 英国

(1) 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 皇家国际問題研究所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London, S. W. L.)。

(二) 法国

(3) 巴黎高等專門学校第六部 (Section 6,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

(三) 德国

一、西德

(4) 汉堡亚洲研究所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这个研究所同基尔的世界經濟研究所保持經常合作关系。汉堡大学中国学系也很活跃。

二、东德

(5) 洪堡大学中国講座 (Chinesische Seminar, Humboldt Universität, Berlin)。

新大陸並不只是在資料和文獻的收集上逐漸超過歐洲。戰前在歐洲積極活動的著名學者和他們所培養起來的青年有為的學者，移居美國擔任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頗多，從德國和英國移居美國的最多。這些學者成了推動研究中心從西歐向美國移動的巨大而具體的力量。關於蘇聯，成為加強中國研究工作的基礎的，首先是許多蘇聯學者頻頻訪問中國並且在現地進行研究，以及中國學者在蘇聯國內外同他們合作。不過，據說最近兩國之間正在出現一些隔閡和緊張的徵兆。但是，不言而喻，隨著兩國邦交的好轉，在這方面大概也會重新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

第三節 世界政治經濟變化及其在中國 研究上的反映

然而，中國研究中心從西歐向美國和蘇聯的轉移，實際上不過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時為止所發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一般變化的方向而已。因為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推翻的西歐在世界上的優越地位，戰後終於沒有得到恢復，新的核心在新大陸和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成長起來，它們中間逐漸地孕育分裂和對立的因素，終於把整個世界分成兩個對立的核心，這並不只是中國研究領域里特有的現象。

然而，中國研究的變化，並非僅僅表現在中心地的轉移上。研究的目的、態度和方法也都發生了巨大的激烈的變化。實際上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生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化從內部和外部——即從進行研究的主体方面和從被研究的客体方面——都迫使中國研究工作不得不有所改變。

中國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後的國內戰爭中贏得勝利，以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重新

加大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改变了鴉片战争后一百年来来的停滞的、落后的旧习，走上了有计划的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政权从亲欧美的国民政府手里移到力求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政府手中，在新政府对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和国内建设的推进方法上，都明确地显示了剧烈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自1949年以来，屡次遭受自然灾害和歉收，尽管如此，也急速地恢复了十二年战争所破坏的社会，并且从1953年和1958年起进入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进而从1958年起在社会经济方面成立了“人民公社”，尽管对人民公社到目前为止的成绩还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但毕竟因而在组织上向全民所有制英勇地迈开了第一步。以上各点都使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問題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的新的关心。

因为美国和苏联在政治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极，所以可以预料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剧烈变化给予美苏两国的刺激，会得到两种正相反的評價和反应。不过，这种刺激使美苏两国认识到中国研究具有史无前例的、新的重要性，因而使两国以空前的巨大规模并且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研究工作，在这一点上，美苏两国的反应却是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苏联说来，是誕生了一个强大的兄弟国家和一个也许成为竞争国的巨大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对美国说来，是苏联阵营的突然的、出乎预料的扩大和加强，是苏联阵营像怒涛一般向太平洋西岸地区的扩张。但是，在引起重大的关心这一点上，对两国的影响是一样的。特别是随着世界各国向两极分化(Bi-polarization)，当着尚未决定归于哪个阵营的、作为第三地区的不结盟地区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的时候，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趋势也许成为中立地区(Non-Committed Areas)

的一个典范,施加影响。对于美苏两国說来,这都是不能不認真加以重視的情况。

因此,不論美国还是苏联,都在 1949 年中国革命成功以前不久,大大改变和加强了历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的研究制度。先說美国。美国在 1842 年創立了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AOS),自 1849 年以来一直出版《美国东方学会会报》(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而且从中国发生国民革命的 1928 年起,东方学会就不断計劃糾正以前側重印度学和希伯来学的傾向,重視中国問題和加强中国研究。但在中日战争的归結逐漸明确起来的 1941 年秋天,对美国东方学会着重古典的研究方針表示不滿的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聚在一起,在哈佛大学的費正清(J. K. Fairbank)等人的倡导下,重新組成了远东学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FEA, 請參看下一段文章),形成对远东特別对中国地区进行研究的国际中心,并且出版了《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杂志。1947—1948 年以后,远东学会的工作逐漸开展,促使美国的远东研究工作日趋組織化。像下面一段所說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形势的变化完全推翻了美国的主观愿望。因此,远东学会便借这个机会,对历来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的不充分和肤浅作了深刻的反省,計劃重新开始努力研究中国。其后的变化留在后面加以叙述。到了 1956 年,远东学会改称为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一直繼續到現在。①

① 远东学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曾經出版机关刊物《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第 1 卷第 1 期是 1941 年 11 月出版的,1956 年 9 月出到了第 15 卷。1956 年年底,当远东学会易名为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时候,刊物名称也同时改为《亚洲研究学会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卷数接着計算,一直出到現在。远东学会和亚洲研究学会都